

□岁月深处 ■刘力

快递三缘

书桌一角总堆着叠得齐整的报刊样报。从前总是在传达室里取随信寄来的样报，而今快件则是跨过山河速速飞来，那些身着蓝黄工服的快递员身影，成了生活中温暖的注脚。秋风又起，忽然想说说这些年与快递小哥的三段缘。

第一位是袁师傅，五十上下，个头不高。首次送件，他放下包裹就走，次日又来电话：“您昨天的件是到付，我忘了收钱。”我转钱后，电话里传来他喜悦的谢谢声，还补了句“我以为你不会给我哩”。

后来，袁师傅总把快件直送我办公室。记得那个三伏天，他汗流浃背，工服尽湿。我拉他稍坐喝水，问起辛苦缘由，他轻声说：“上有三老，下有两孩读中学，不拼命跑不行。”

那以后，我常留他歇脚，偶尔递根烟，听他絮叨几句。他总喊我“刘总”，我让他叫“刘哥”。他眼眶微红地说：“你肯跟我们多说几句话，真好。”后来，他爱人住院缺床位，我打电话帮忙协调，去探望时还带了水果。他握着我的手反复念叨“救命之恩”，倒让我有点不好

意思了。

我退休后，袁师傅仍坚守原线路。每逢有我的快件，他必亲自送来。有一次，我在街边散步，他骑快递车远远瞧见，大声喊住我：“刘哥，好久没见了。”说着还塞来一根冰棒。望着他渐行渐远的背影，我在那冰棒透出的凉意里，竟品味出一颗朴素热忱的心。

第二位是小周，第一次联系我时，他急得声音发颤：“你的电话留错了，我找了好几个小区才联系上。”送件时，我见他穿着白T恤，戴黑框眼镜，不像快递员，倒像刚从图书馆出来的学生，一聊方知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。我请他稍坐，还打电话给邮局表扬了他。

没几天，小周送来信件，还拿了叠风光明信片，说是伴手礼：“公司在员工会上表扬我了。”说话间，他的目光扫过我书柜里的考研资料，小声问：“能借我看吗？”原来他考研落榜，没敢跟远方的父母说，便独自在城郊租了间小屋，白天送快递谋生，晚上挑灯复习备考。

此后，送快递成了“换书时间”，他夹纸条问知识点，我在上

面批注。他常在微信里说“耽误您时间了”，我也常回他“我当年也这样”。其实是他的行动感染了我，如今肯放下身段踏实吃苦的年轻人真的太少了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。我退休前夕，小周在电话里声音透亮地说：“我考上武汉大学的研究生了！”我很高兴，便与他聊起了我在武汉学习和生活的过往，叮嘱他有困难找我。小周只送了一年多快递，如今正读研二，我们常微信聊天，成了忘年交，只是“请他吃饭”的诺言至今也没有兑现。

最后是柳小哥，二十出头，我在退休后才认识他的。一次他打错电话，接电话的人与我同姓，且没说清。柳小哥便误以为我拒收。接到快件时，我看着“拒收”标签有点气，说了几句，柳小哥低头走了。半小时后。他来敲门，退了多收的两元快递费：“叔，看错了，多收了您的钱，对不起！”

我这才认真打量了他。他眉眼周正，模样挺英俊的。我的气也消了，对他说：“诚信是对的，以后要细心核对信息，多问问，可以少走弯路。”他深深

鞠了一躬，起初想着投诉的我早已打消了念头。

我们加了微信，他在送件时总通过微信提前确认时间。次数多了，我邀他进屋喝茶吃水果，他起初很忸怩，后来也会接过纸杯，尝片水果。有次他小声说：“没读好书，只能送快件。”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说：“把活干好也很了不起，行行出状元。”他听后眼睛亮了亮，挠挠头，又去送快件了。

前不久，柳小哥在电话里告诉我，他当了组长，收入也涨了些。我笑着回复他：“是你自己努力所得，你行！”看着他稳步前行，我满心都是欣慰。

与三位快递员的缘分，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，全是日常里的细碎，却像温热的石子投入人心间，漾开层层暖意。

社会本该如此，没有太多惊天动地，更多的是袁师傅、小周、柳小哥这样的普通人，他们为生计奔波，为梦想执着坚持，始终守着心底的本分与真诚。正是这些平凡人的温度，让寻常岁月在时光长河中沉淀出永不褪色的温柔与光亮，格外动人，余韵悠长。

□履痕觅芳 ■胡国葵

邂逅那片花海

遇到那片马鞭草之前，我从来没有被什么花如此地移了意志、夺了魂魄，我迫切期待与它再次相逢。

淡紫色的小花，精致如风中摇曳的仙子。一片紫气环绕的花海吸引了我，仿佛一瞬间就被花的纤手点了穴、泼了蜜、灌了酒。我在花中坠落。那让我怦然心动的景色，的确猛触了我的心。

显然，脑海里的词汇已经穷尽枯竭。我怔怔地看着大片大片盛放的花海，越看越疑惑，想必这些花儿是繁星变的吧？“细细青青独自生，浅深浅淡自分明。画师若把金针指，八彩龙文更可惊。”早有南宋的高僧诗人生动地描写过马鞭草。

花间有游人兴致盎然地拍着照片。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，在花径小路上奔跑，他在忙着追赶一只大大的蝴蝶，开心的模样感染着周围的游人。祖母在男孩身后气喘吁吁地追赶，微笑的脸庞早被马鞭草染了颜色。一名摄影师专心致志地调整着镜头焦距，把眼前发生的这一切，全部拍进了镜头里。

我所熟悉的文友中，有位从事园林绿化工作。看他在闲暇时拍了许多花草，我就知道他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。他把生活的点滴感悟倾注于笔端——“怀念马鞭草的下落，那还远不够，青草已经高过了寂静的河床”“故乡的肩上，扛着炊烟和蝉鸣”“你眉底的笑意，翩若轻盈的蝴蝶，落在我抖颤的心尖”……

漫步花海，不能忘记身边这些创造美的园丁们。是他们常年躬身于泥土之中，用布满老茧的双手，勾勒出城市的巨幅美景。与土地相近的肤色里，有岁月犁出的皱纹，一处处生机盎然的景物，是他们用心写就的美好诗篇。

马鞭草的花语是：正义，期待。千朵小花合起来，是大地写给我们的一篇洋洋洒洒的散文，每一个阅读者在字里行间里，都会赫然发现一个最初的自我。那最初的模样里有着盈盈的水眸，有着充满希望的初心，有着无限的梦想。我想，此刻，这一片梦幻般的紫，启发我的远不止这些，它还教会了我要爱自己生命的饱满，爱这万紫千红的人间，爱身边那些默默无闻创造美的劳动者……再把这些人间的小暖，全部收藏于心。

我在心里答应着这片花海，相约来年再赴一场盛宴。它们不与旁花争宠，只在自己的节奏里浓烈。人生也是如此？不必羡慕别人的背影，而是在自己的心田里努力耕耘成长，完成自己独特的生命诗章。

□时令物语 ■钱续坤

时至小雪尽诗情

伴随着新一轮降温，11月22日将迎来二十四节气中的第20个节气——小雪。《孝经纬》云：“（立冬）后十五日，斗指亥，为小雪。天地积阴，温则为雨，寒则为雪。时言小者，寒未深而雪未大也。”之所以叫小雪，是因为“雪”是寒冷天气的产物，故以“小雪”比喻这个时节“气寒而将雪矣，地寒未甚而雪未大也”（《群芳谱》）的气候特征。也正因为此，小雪最是讨人喜欢，读来有幽意，写来有清意，品来有诗意。

中国古人将小雪分为三候：“一候虹藏不见；二候天气上升，地气下降；三候闭塞而成冬。”其意为，天空中的阳气上升，地中的阴气下降，导致天地不通，阴阳不交，所以万物失去生机，天地闭塞而转入严寒的冬天。

既然天气严寒，蜗居家中自然是最好的选择，如果能邀约三两好友低斟浅酌，闲叙过往，那最是惬意不过。唐朝诗人白居易对此体会最深：“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？”（《问刘十九》）。这首诗

没有深远寄托，没有华丽辞藻，字里行间却洋溢着热烈欢快的色调和温馨炽热的情谊，表现出温暖如春的诗情。与白居易深有同感的还有诗人徐铉，其《和萧郎中小雪日作》云：“征西府里日西斜，独试新炉自煮茶。篱菊尽来低覆水，塞鸿飞去远连霞。寂寥小雪闲中过，斑驳轻霜鬓上加。算得流年无奈处，莫将诗句祝苍华。”同样是“新炉”“煮茶”，心境却大相径庭。尤其是尾联，叫人无奈的逝水年华，真让人惆怅不已。

其实在唐诗里，吟咏小雪节气的诗歌并不是很多，这是因为小雪节气是反映气温与降水变化趋势的节气，并不是表示这个节气的雪量很小，节气“小雪”与天气中的“小雪”没有必然的联系。加上唐朝的气候相对比较温暖，这就使得吟咏小雪节气的诗歌显得弥足珍贵。元稹的《二十四节气诗》写小雪：“莫怪虹无影，如今小雪时。阴阳依上下，寒暑喜分离。满月光天汉，长风响树枝。横琴对酒醉，犹自敛愁眉。”这首诗事实上是节气科普作品，诗人在颈联中强调的是早冬的冷美，并没有涉及到雪，这可以证明小雪时节的唐朝中原地区，下雪也不是常态。

晚年在福建漳州做官的张登写下了《小雪日戏题绝句》：“甲子徒推小雪天，刺梧犹绿槿槿花然。融和长养无时歇，却是炎洲雨露偏。”历书上明明写着小雪节气已到，可这里的刺桐依然郁郁葱葱，木槿花依然傲然绽放，地处东南地区的漳州，一年四季连霜都少见，更何况雪？

唐朝诗人戴叔伦的《小雪》，虽然不能断定是写小雪节气的“小雪”，不过也写得颇为生动：“愁人正在书窗下，一片飞来一片寒。”这虽然说的是窗前冬意，却与宋代诗人叶采描写的暮春窗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。诗云：“双双瓦雀行书案，点点杨花入砚池。”除去诗人淡淡的愁思，雪花与杨花同样在唱着季节之歌，呈现着时令之美。

宋诗迥乎不同，小雪节气遇见雪的机会屡见不鲜。且看杨万里的《醉眠夜闻霜风甚紧，起坐达旦二首》，诗中写道：“雪花旋

落旋成融，横作清霜阵阵风。一夜急吹君会否？妒他残叶恋丹枫。”这首诗将小雪和初雪写得极为生动，不是所有的雪花都会变成白雪平铺在地上，尤其是初冬的雪，它的生命极其短暂，就在云端和地面的长度里。

陆文圭的《十月下旬骤寒小雪》则云：“朔风翻屋浪喧包，泼墨浓阴扫不开。天下撒来云母粉，人间唤作豆秕灰。细民共喜宜新麦，老子先须探早梅。为怕玉容禁不得，数枝和注折将来。”这是宋朝农历十月下旬的寒潮，应对的正是小雪时节。诗中描述的细雪对农民是有好处的，他们的冬小麦正需要降雪杀灭虫害，滋养土地。司马棫的《江干小雪》更是把江南的初冬江湖劳作，写得让人好生羡慕：“枫落吴江小雪天，三三两两捕鱼船。蹇驴瘦马何方客，眼看风波不著鞭。”

清代郑燮的《咏雪》写道：“一片两片三四片，五六七八九十片。千片万片无数片，飞入梅花都不见。”天渐寒，愿诸君在小雪节气里，依然不要忘记拥抱生活、感受生活之美。



扫码可看
更多文章